

学会看轻自己

小苏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投资管理,在一次人才交流会上遇到了那位老板,老板说,公司目前虽然不大,但可以给他充分施展个人才华的空间和机会。

老板并未食言,小苏到公司没多久就被任命为市场部的副经理,负责客户拓展。这是一项相当重要、难度也较大的工作。但小苏没有胆怯,他有闯劲,再加上丰厚的专业知识打底,局面渐渐打开。有一段时间,小苏新拓展的客户竟占了公司新增客户总量的一半以上。老板很高兴,有事没事总要过来拍拍小苏的肩膀,还时不时拉上小苏去喝酒,公司有什么重要活动,也要把小苏

带上。给人的感觉,他和小苏的关系有了“哥们”的意思。公司里有些人私下里说,小苏不久就会是市场部经理;还有人,市场部经理算什么,对小苏来说,公司副总也是指日可待的。

小苏自己也踌躇满志。老板越器重他,他越觉得自己对于公司很重要,除了老板之外,再也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即便是那个与老板沾亲带故的副总。

不久,市场部经理离开了公司,但出人意料的是,老板并没有让小苏接替那个位置,而是花高薪从一家证券公司挖了一个人过来担任市场部经理。这让小苏很愤懑,也非常

情,便提出要休假,说以前太累了,想放松放松。他想过这种方式提醒老板,他小苏对于公司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老板考虑了一会儿,同意了。

小苏带着一丝报复心理休假去了,他想,要不了两天公司就会乱套,到那时,老板一定会哭着喊着请他回去。

一个月后小苏回到公司,公司一切如旧,运转正常。当他去老板办公室销假时,老板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热情地拍拍他的肩膀,笑着问:“休假结束了?”小苏终于知道,老板的热情不过是作为老板的一种技巧而已,而自己并没有所想的那样重要。这样一想,他原来郁闷的心情忽然轻松开来,他觉得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他明白了美国那句谚语的真正意思。

谚语是这样说的: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对自己看得很轻。
摘自《青年文摘》

自救

一位干了30年的老警察给社区市民上课。有一个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发现自己的孩子突然失踪时,如何通过警察求救?

老警察说:“当孩子突然失踪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报警,也不是向警察求救。”

市民哗然。老警察说:“你们要做的是,马上再找四个认识你孩子的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车站,假如是人贩子,他们可能会通过车站把孩子带出去。留一个人在家里,接听电话。”

市民质疑,难道警察没有责任去截住人贩子吗?

老警察说:“有,但必须要在报警24小时之后。这是规则,适用于每个人。”

老警察说了一个

故事。

我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时候,处理过一起小孩失踪案,一位5岁的小孩在公园里被人带走,5分钟后,小孩的的母亲发现孩子失踪了,马上报了警,警察建议她赶快通知家人,告诉她应该到车站、码头等地设法截留,孩子的母亲照此做了,通知了亲人,但她的亲人赶到后,却认为警察失责,纷纷闯进派出所,派出所当时只有6位民警,而且不知道孩子的相貌,在纷争中,自救的良好时机被耽误了。

在孩子走失时,最佳的搜救人选并不是警察,而是孩子的亲人。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自助者天助,但许多人并不知道。
摘自《涉世之初》

齐总在会议室开会。突然,秘书慌慌张张地连门都顾不上敲,直接进来:“齐总,小豫刚刚打来电话,说在106国道上出车祸了。你的手机一直关机,他急坏了。”

齐总的脸色变了:“人怎么样?受伤了吗?”

“人没事。他的车追尾,前保险杠断了。他叫你马上过去处理。”

父亲的借口

齐总沉默了两三秒,对秘书说:“小豫再来电话就说我不在。”

秘书惊讶地看着他——小豫可是他最疼爱的独生子。

齐总在办公室待了整整一天,像平常一样处理文件,召集部门经理开会,和员工开玩笑,神色毫无异常。

晚上7点钟,齐总回到家。小豫已经在客厅里,呆呆地坐着。看上

去失魂落魄,脸色阴沉。“没事了?”齐总问儿子。

“我等了您一天,整整一天!您还是我的父亲吗?再重要的事能比儿子更重要吗?”

齐总拍拍儿子的肩,坐下说:“儿子,公司不比您重要,钱也不比您重要。可问题是我今天遇到了个难题,不知道怎么办。”

儿子看着父亲,死

死地盯着父亲。“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只好到办公室里等。我在等您的爷爷,等他来告诉我怎么办。我等了一整天。”

齐小豫呆了。半晌,他突然明白了父亲话中的含义,深深地低下头去。

小豫的爷爷,已经在10年前去世了。
摘自《大众文摘》

把粽子“卖”到美国的女人

王金莲和丈夫都是广东新兴市新城镇人,1987年结婚后,夫妻俩决定靠卖粽子赚钱。

王金莲包粽子有天赋,她没专门跟人学过。怎么配料,怎么包,怎么煮,全是她自己摸索出来的。2000年11月,王金莲的食店开业了,每天卖两三百个粽子。不久,前来买粽子的人逐渐增多。那一年的冬至,店里的员工包粽子包到手软,但仍供不应求。王金莲不满足自己原有的技术,她花了两个月时间,尝试不同的配料标准,最终把多数顾客认为口感最好的配方标准作为“秘方”固定下来,使粽子生产在技术上实现“标准化”。

几年后,王金莲食店的粽子名气越来越大。香港、广州、深圳、佛山等地的很多客人周末开车到新兴龙山景区度假,返程的时候都要到王金莲的食店买上几十个甚至一两百个粽子带回家,除了自己吃外,更多的是作为地方特产去送人。

王金莲印象最深刻的是几位在美国定居的新兴籍客人,每次回家都会来她的店里买一些粽子带回家。客人对她说:“我买了你的粽子带回家,就等于了你的粽子卖到美国了。”

2006年冬至前后4天,王金莲卖了一万多只粽子。如今,王金莲靠卖粽子赚到了丰厚财富。
摘自《生活晨报》

凌晨一点

她都五十多岁了,还从事报纸一行的编辑工作。与她一同进报社的,好多都做了副处正处干部,混得最差的,也做部门主任了。我想,这与她暴躁的性格有关吧。我记得刚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因为工作上的一点小小失误,她就冲我发了一顿脾气。

可是很奇怪,报社上至总编辑社长,下至制版校对,没有一个人不尊重她的,我想,这可能和她的年龄有关系吧。

春节前的一天,单位要加班,主要是排版部的几个小姑娘提前制排春节期间的报纸,陪同加班的,还有她。那天,因为要赶一篇稿子,所以我也回去得很晚。她说:我家路近得很,在家里睡觉上半夜也经常失眠。不如和你们一起说说话吧。这样,大家忙到了深夜。

出报社门的时候,已经近凌晨1点了。她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盯了司机脸半天,让司机走了。司机看了她一

眼,骂了声:你有毛病啊!

她没理司机,然后接着拦了辆出租车,再看了看司机,然后让几个小姑娘陆续上了车。

借着路灯,我靠近一看,只见她在本子上记一个号码。我不解,她笑道:“现在治安不好,我在记刚才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哩。”

“那刚才呢?”

“刚才我看到前一辆车司机的手腕上有文身,让这几个文弱的姑娘坐上去,我不放心。就等下一辆出租车了。”说到这里,她严肃起来了。

听完这话,我的心一震。那一刻,我感觉是自己上班两个月以来最大的收获了,那一刻,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尊重她了。

别人尊重你敬仰你,更多的,是你先一步对别人尊重、敬仰和关心。谁也不会莫名其妙给你光环。请记住:尊重他人,便是善待自己。
摘自《东西南北·大学生》

非常男女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zwbwh1616@sina.com

让我永远忠于你

那年,吴祖光从香港回来。老舍介绍他和唱评剧的新凤霞认识。表面上看,两个人十分不配,吴祖光出生于诗书世家;而新凤霞出身贫民,不识字,需要靠唱戏养活一大家人。

他欣赏她清脆的嗓音和她在舞台上表演时的脱俗扮相。他仰慕他的才华。面对外界的压力,她说:评剧是我的生命,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如果不能两全,我宁要祖光。

他是知道她的。于是在新婚时,他送给她的礼物是个大书房。他教她认字、读书。她则帮他洗衣,甚至连早晨的牙膏都为他挤好。

恩爱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够,动荡的局势便将他们卷入一场场漩涡。吴祖光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

派。文化部将她召去,说只要她同丈夫离婚,就可以继续她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她却说:祖光是好人,我等他。

就是这样一句话,让她下了舞台就去刷马桶。

好容易等了三年,把吴祖光从北大荒等回来了,还没来得及喘息,接着的“文革”,又让她变成了残疾人。

当所有的风云散尽,迎接他们的是已衰老的容颜,以及她残疾的身体。在他眼中,她却依然比正常人还要美,他更加心疼她。

面对不能再上舞台的事实,她哭泣。他却说:不许哭!他知道哭泣解决不了问题,他要为她重新设计人生。

他鼓励她绘画,并在他认为

比较满意的作品上题字。她在他的帮助下,终于重拾生活的乐趣。每回看到他题的字,她都像孩子似的高兴。在丈夫给她的书房里,二十多年,她完成了几千幅花鸟画和十几本回忆录。这对原本大字不识的她来说,是多么大的提升啊。

他习惯了与她相伴的日子,习惯了他们在各自的书房里快乐地忙碌。可有一天,她突然病故。她的离去,让他无法相信,此后,他一直住在她的书房里,到死也没有离开。他总觉得她只是离开他一小会儿,有一天还会回来。

他等她,等得意识都消失了。而原本他井然有序的书房全然荒芜,他甚至失去所有的灵感,写不出任何东西。

直到5年后的同一月,他追随她而去,他们终于永远也不会分开了。

他们用一生的忠诚,忠于彼此,不离不弃。他们用不求回报的付出,成全了一场绝代的爱情。
摘自《爱人》

抱我出门

女人开始谈恋爱时,经常变成一个最不会算计的人。她很怕在感情中加上“算计”和“精明”这些字眼,其实算计也可能是温暖的。

以下就是一个妻子的“算计”。

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结婚十年来,经商的他当公务员的妻子渐行渐远,在外面有人的他终于开口谈离婚,妻子恨恨地骂他不是人,但几经冲突,也渐渐接受离婚的可能,最终,她说她什么也不要,只要他答应一个要求——再像家人一样生活一个月。

“……当初,是你把我抱进这个家门的,这个月就由你每天把我抱出去吧。”妻子说。

没错,他新婚时,是在朋友起哄声中将新婚妻子抱进门的,现在,他答应以相同的仪式告别婚姻。于是,他出门前开始抱着太太走出家门,然后他开车上班,太太去等公交车。当他抱着妻子出门时,不明就里的稚子在背后拍手道:“爸爸抱妈妈,爸爸抱妈妈。”叫得他心好酸。

这个月内,他感觉到妻子越来越轻,领悟到:本来丰满的妻子,一定是把心事压心底,才会日渐消瘦,她不过在强颜欢笑而已。

谁也没料到每天早上抱出门这件事,成了儿子爱看的节目,也渐渐化解了这对夫妻之间的冰冷温度。男人慢慢有种“错觉”,仿佛两人又恢复当初谈恋爱的亲密样子,这种死灰复燃的感觉,他当然不敢告诉别人。

最后一天,他抱起妻子的时候,怔愣在原地动不了。妻子也在耳边对他低语:“其实,真想让你这样抱到老。”

他紧紧抱住妻子,对她说:“其实我们以前的生活,只是少了这种抱你出门的亲密。”

故事的最后结局可想而知,他没有离婚,而是心甘情愿带着一束花给妻子,在卡片上写着:我要每天抱你出门,一直到老。
摘自《写给女人的生涯企划书》

爱过半世纪

孑然一身50年,78岁才成为新娘;半个世纪的等待,只为,那曾经的一场爱。

如此旷世奇缘,其主角究竟是怎样超凡脱俗的人?她叫张茂洲,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侄女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才女张爱玲。她留过洋,集万贯家资、容貌才情于一身,她的爱情,波澜不惊却又令人唏嘘感叹。

他们彼此初识。1925年,25岁的张茂洲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英俊才子李开弟。26岁的李开弟对张茂洲亦是一见钟情,甲板上,李开弟深情地用英语为张茂洲朗诵了拜伦的诗。

故事至此,原本应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人间佳话。然而,及至李开弟了解了张茂洲的出身后,炽热的情感忽然就冷淡下来。

在李开弟这样一个热血男儿的眼里,张茂洲的外公,与洋人签署了《马关条约》的李鸿章是个民族败类,这样一个人家的女孩,怎配和一

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双栖双飞?于是,李开弟毅然斩断了与张茂洲的情丝,和一位女留学生结为连理。然而,李开弟没想到的是,张茂洲非但不是一棵只会依附大树的藤,恰恰相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张茂洲性情坚毅,有着一颗男儿一样的雄心,她自强不息的品性与她的家族格格不入。李开弟有了深深的自责。两个人的恋情,注定成了开在伤口上的一场烟花,爱虽真,却隔了一条无法逾越的河。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感情有时只是一个人的事,爱与不爱只能自行了断。张茂洲,这个高傲清冷的女子,自李开弟结婚后,便再也爱过别人。张茂洲说,今生等不到你,我等来生,神情语气中的决绝让人惊心动魄。

若记一个人一生一世,那定是需要一份勇气和一缕化不开的浓情。也许李开弟只是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但对于张茂洲来说,他却

是整个

于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等待

里,张茂洲和李开弟这对有情人,隔尘相望,不越雷池半步。人们看到的,不是心头碎裂的伤,彻骨的思念以及等待的绝望,而是一份淡定从容,一份静静地守候。在生命的角落里静静开着的,那些写着初恋的花,是只有一个人才能懂的幸福啊。

十年浩劫中,年近古稀的李开弟被打成反革命,每日在弄堂里清理垃圾,亲友避之唯恐不及。彼时的张茂洲已是家财尽散,却仍旧隔三岔五从自己并不富裕的供给中挤出一些,接济李开弟。每每去看他,张茂洲总是抬起衣袖,卷起裤管,用她从小弹钢琴的手,接过力不从心的李开弟手中的水桶扫帚,帮他“改造”,做那些笨重的粗活儿。此时的爱,已无需言语,举手投足间的一切,他能懂,也只有他懂。

及至李开弟的老伴去世,张茂洲已经78岁,终于和自己初恋的人儿走到一起。

时间已将红尘洞穿成珠,保存下来,留给两个相爱的人,一起在黄昏里细数,哪些是云卷云舒下淡淡的喜悦,哪些是车马喧嚣声中悠长的思念……

张茂洲90岁时去世,用50年的执著,换来了12年的相依。
摘自《辽宁青年》

幽会

女人穿上一身鲜亮的衣服,对着镜子照了半天,才从里间出来。男人正要洗头,扭头看了看女人,说,呵,今天是啥日子,怎么打扮得这么体面?女人红了脸,说,怎么了?不是什么日子就不能穿得得体点儿?女人笑着说,王庄孩子他二姨病了,我去看看。女人骑着单车去给病人买药,却没有进村,而是拐向另一条小路。

一路上,女人的单车像飞一样快,脸上洋溢着莫名的兴奋。不一会儿,就到了海边。女人停好单车,慢慢走到一块大礁石旁。女人笑着说,你来啦?我就知道你早早来等着我。女人说,咱们有20年没见过面了吧?对,20年零一天了。

女人说,这么些年了,你早就把我忘了吧?我可没忘,你看,这身衣服,是我特意买来穿给你看的,我知道你会喜欢的。年轻的时候,你就喜欢我穿红色的衣服,你说,我穿红色的衣服像一团火,看着提

神。女人笑得很甜美。

女人说,你还记得上次在这见面的时候,你对我说过什么吗?你见我挣够了钱就来娶我,你要让我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新娘。可是,你直到现在也没有娶我。女人眼泪汪汪地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了,你让我一个女人怎么过呀?女人泪流满面。

女人哭了一会儿,平静下来,擦了擦眼泪,继续说,不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倒是你,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年轻的时候,你让我一个女人怎么过呀?女人泪流满面。

女人哭了一会儿,平静下来,擦了擦眼泪,继续说,不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倒是你,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年轻的时候,你让我一个女人怎么过呀?女人泪流满面。

对了,你最近在过得怎么样,有人照顾你吗?往下天冷了,该给自己添

几件衣裳了,别太委屈了自己。

女人想了想,又说,要不,我帮你做几件吧?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女人坐了一会儿,说,我说了这么久,你连个话儿都没有,真是块石头。女人抬头看了看天,苦笑

说,快晌午了,我得赶回家做饭,就不陪你了。哦,对了,等衣服做好了,我再来看你。

女人站起来,脸色惨白。她推着车子,慢慢地往回走。不远处,一块礁石后面,站着女人的男人,男人也哭成了泪人。

男人早就知道,他妻子以前的未婚夫,20年前出海打鱼,遇到了台风,再也没回来。自此,女人每年都会来这里“幽会”一次。
摘自《爱情婚姻家庭》